



文史笔记精华

容斋随笔

上

〔南宋〕洪迈◎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文史笔记精华

容斋随笔



〔南宋〕洪迈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容斋随笔:室译本/(宋)洪迈著,王彝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1

(2009年5月重印)

ISBN 978-7-5402-0329-0

I. 容… II. ①洪…②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南宋
IV. Z429.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758 号

责任编辑:里 功

出 版: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100054

发 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32 开 850×1168 毫米

字 数:466 千字

印 张:21

定 价:89.50 元(全三册)



前言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宋代笔记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中《容斋随笔》更以其丰富的内容，精炼的文笔引起世人的关注。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字景庐，号容斋，又号野处，1123年生于江西波阳，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卒，赠光禄大夫，谥号文敏。出身于儒学世家的洪迈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和考据学者。洪迈学识渊博，六经文史无不精通，素有“知古莫如洪景庐”的美誉。南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考中宏词博学科，后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曾历高、孝、光、宁四帝，累迁吏部郎兼礼部左司员外郎，担任过起居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参与《日历》、《实录》、《国史》等多部宋代史书的编写工作。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使他对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社会风习民俗，历史典章制度有较深刻了解。其著作甚丰，其中《容斋随笔》作为他的著名笔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容斋随笔》是在洪迈使金受挫、罢官归家时开始创作的，自40岁动笔，先后历时40年才写成，可以说正好与他宦海沉浮的后半生相伴始终。40年中，他考阅典故，涉猎群籍，视察体物风俗而有所心得，遂为笔记，在其撰著之中惟有此书“系生平睹记拍案囊，久而成集，往往传信后代，博雅之士亟称是书。”《容斋随笔》内容极为广泛，上自朝廷治乱得失，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下至山水风物、诗词文翰及文人学士的奇闻琐事无不收入其中，所涉学科含经学、史学、天文、地理、哲学、考古、小学、文学等等。称其为宋代社会政治之百科全书亦不为过，且行文简练，考据精确，有极高可信度，其考据之精湛与《梦溪笔谈》、《困学纪闻》相



提并论。

《容斋随笔》全书包括《随笔》(一笔,16卷)、《续笔》(二笔,16卷)、《三笔》(16卷)、《四笔》(16卷)、《五笔》(10卷)共74卷。行文自然,整体安排并无严格时间顺序,也未按事件性质进行分类,完全是作者平日读书的札记。洋洋数十万言,是洪迈存世著作中最为完整的一部。

《容斋随笔》自成书以来,备受历代学者关注,陆续收录它的丛书达十余种之多,刻本、抄本散见于各代。综合宋元明清几代多版本的关系,基本上可将其版本流传情况分为两个系统,各自以宋嘉定本(以章贡本为主)、宋绍定本为源头。光绪九年,洪化刊本依会通馆活字本重校,两个系统最终走向合流。

《容斋随笔》自问世以来,历代学者广泛称誉,宋人称为“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以青笔端”,对其推赞已极。在现今看来,虽然其中不免有全书系统散乱、内容驳杂,所接引他人之书未必句句确凿等问题,但小疵不掩大优,总体来说,《容斋随笔》仍是我国古典笔记的优秀之作。

为满足广大读者需求,我们特地选出《容斋随笔》的部分优秀篇章结集出版,同时加译文以方便阅读。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故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出。



目 录

随笔卷一	(1)
随笔卷二	(9)
随笔卷三	(17)
随笔卷四	(24)
随笔卷五	(31)
随笔卷六	(38)
随笔卷七	(44)
随笔卷八	(51)
随笔卷九	(59)
随笔卷十	(67)
随笔卷十一	(73)
随笔卷十二	(80)
随笔卷十三	(87)
随笔卷十四	(92)
随笔卷十五	(100)
随笔卷十六	(106)
续笔卷一	(113)
续笔卷二	(123)
续笔卷三	(130)
续笔卷四	(136)
续笔卷五	(146)
续笔卷六	(159)
续笔卷七	(164)
续笔卷八	(170)
续笔卷九	(178)





续笔卷十	(189)
续笔卷十一	(195)
续笔卷十二	(199)
续笔卷十三	(210)
续笔卷十四	(215)
续笔卷十五	(222)
续笔卷十六	(231)
三笔卷一	(238)
三笔卷二	(244)
三笔卷三	(251)
三笔卷四	(257)
三笔卷五	(265)
三笔卷六	(272)
三笔卷七	(278)
三笔卷八	(286)
三笔卷九	(301)
三笔卷十	(307)
三笔卷十一	(314)
三笔卷十二	(318)
三笔卷十三	(323)
三笔卷十四	(326)
三笔卷十五	(333)
三笔卷十六	(339)
四笔卷一	(344)
四笔卷二	(352)
四笔卷三	(361)
四笔卷四	(367)
四笔卷五	(372)
四笔卷六	(380)
四笔卷七	(391)
四笔卷八	(400)





四笔卷九	(410)
四笔卷十	(416)
四笔卷十一	(422)
四笔卷十二	(429)
四笔卷十三	(434)
四笔卷十四	(441)
四笔卷十五	(448)
四笔卷十六	(455)
五笔卷一	(462)
五笔卷二	(470)
五笔卷三	(475)
五笔卷四	(484)
五笔卷五	(487)
五笔卷六	(497)
五笔卷七	(508)
五笔卷八	(515)
五笔卷九	(524)
五笔卷十	(528)





随笔卷一

六十四种恶口

文史
笔记
精华

《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逛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人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受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译文】

《大集经》记载了六十四种不应当说出口的罪过语，即：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逛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人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受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黄鲁直诗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

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翦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鸢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译文】

徐陵在他的《鸳鸯赋》中说：“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庭坚《题画睡鸭》说：“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两首诗全用徐陵的词句加以点化，最后一句尤为精妙工整。又有《黔南十绝》，都是用白乐天的词句为典故，其中有七篇几乎完全一样，其余三篇稍有改动。白乐天的《寄行简》诗，共八韵，后回韵说：“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黄庭坚把它做成两首诗，其一说“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说：“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白乐天的《岁晚》诗共七韵，开头几句说：“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黄庭坚仅仅改了后两句的七个字，成为“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敕勒歌

鲁直《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又《集》中有《书韦深道诸帖》云：“斛律明月，胡儿也，不以文章显，老胡似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闷。仓促之间，语



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予按《古乐府》有《敕勒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悲愤疾发，使斛律金唱《敕勒》，欢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盖此也。但误以斛律金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欢败于玉壁，亦非困于敕勒川。

【译文】

黄庭坚的《题阳关图》诗中说：“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他的文集中又有《书韦深道诸帖》说：“斛律明月，本是胡人，其文章并不出名。老胡高欢因重兵被困于敕勒川，便召斛律明月作歌解闷。（虽然是他）在仓促之间完成作品，但歌词竟如此雄壮有力，气势磅礴，这大概是因为作者毫不掩饰地抒发感情、描绘当时真实情景的缘故吧！”我查考《古乐府》中有《敕勒歌》，实际上是北齐高欢攻打北周的玉壁时惨遭失败，由于悲愤过度而生病，于是让斛律金唱《敕勒歌》，高欢亲自和乐。歌词本是鲜卑语，内容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黄庭坚所题写的《阳关图》和诗中所引用的（典故），大概都来源于此。但是他却把斛律金误以为斛律明月。斛律明月名叫光，是斛律金的儿子。而且高欢是在玉壁被打败，而非被困于敕勒川。



地险

古今言地险者，以谓函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唐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唯宋、卫之郊，四通八达，无一险可恃。然东汉之末，袁绍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辈分据关中，刘璋擅蜀，刘表居荆州，吕布盗徐，袁术包南阳、寿春，孙策取江东，天下形胜尽矣。曹操晚得兖州，偃



强其间，终之夷群雄，覆汉祚。议者尚以为操挟圣上以自重，故能成功。

而唐僖、昭之时，方镇擅地，王氏有赵百年，罗洪信在魏，刘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东，王重荣在蒲，朱宣、朱瑾在兖、郛，时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杨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圣上都长安，凤翔、邠、华三镇鼎立为梗，李茂贞、韩建皆尝劫迁乘輿。而朱温区区以汴、宋、毫、颍巍然中居，及其得志，乃与操等。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

【译文】



从古至今，若论地势的显要，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关中（秦地）可以凭着函谷关的险要和黄河的有利地形高枕无忧，齐国可以以大海与泰山作屏障，赵国和魏国可以依靠黄河天险，而晋国则是外有大河，内有高山，西蜀呢？则依赖剑门关、瞿塘峡的阻碍，楚国虽然没有天险可以凭借，但是楚国筑起了长城作为城墙，而且有汉水当做护城河，而南方的吴国则拥有滔滔长江天险和五湖作为根据地，人们多会认为在这些地方都能够靠有利的地形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宋国和卫国四通八达，没有险要的天险可以用来防守。但是在东汉末年，群雄四起，袁绍占据了青、冀、幽、并四个州，韩遂和马腾等人瓜分关中之地，接着刘璋扎营蜀地，刘表则夺取荆州，吕布统辖徐州，袁术择取南阳和寿春，富裕的江东之地被孙策攻取，如此，中国之地凡是险要的地势几乎全都被瓜分殆尽，最后，曹操才拥有兖州。但是历史的结果总是出人意料的，尽管上述群雄都尽力割据了自认为非常有利的地界，或是天堑，或是险地，但是曹操却从无所依傍的兖州崛起，以这个根本无险可用的小地方为根据地，最后消灭群雄，颠覆了汉室。古今评论家纷纷对此有所评说，认为曹操取胜的原因在于他的智谋，也就是指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提高了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取得了正统的地位，所以才会取得成功。

然而。唐僖宗和唐昭宗时期，藩镇割据异常严重，其中王氏占据赵地足有近百余年，罗洪信占据魏地。刘仁恭割据燕地，李



克用在河东称霸一方，王重荣则在蒲州称雄，朱宣、朱瑾占据了兖州、郓州，王时溥占据了徐州，淄州和青州为王敬武所占，杨行密割据淮南大部，王建分割了蜀地，而此时的皇帝则建都于长安，凤翔、邠州、华州三足鼎立，各争高下，不听从中央的号令，李茂贞和韩建也都挟持过皇帝，只有朱温凭借着汴州、宋州、亳州、颍州几个小地方，在危险中求得一席之地，然后慢慢地壮大，最后竟能取得曹操一样的雄基伟业，统一了整个中原。所以从历史的兴衰看来，大多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地理位置险要，从这个方面来看，曹操和朱温的德行就可见一斑了。

白公咏史

东坡《志林》云：“白乐天尝为王涯所谗，贬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予读白集有《咏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词曰：“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正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见矣。



【译文】

苏东坡的《志林》说：“白居易因为王涯向皇帝进谗言，而被贬到江州作司马。甘露之变发生后，白居易作诗说：‘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了解的，以为白居易是在庆幸他们的死。难道白居易是幸灾乐祸的人吗？实际上是悲痛他们的死呀！”我读白居易的作品，其中有《咏史》一篇，他自己作注说：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所作。诗的内容是“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正是为甘露事件而写的，痛惜他们的心情之意已经十分清楚了。



裴晋公禊事

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裴公首赋一章，四坐继和，乐天为十二韵以献，见于集中。今人赋上巳，鲜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传》，是年起节度河东，三年以病丐还东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赐以诗，使者及门而度薨。与前事相去正一年。然乐天又有一篇，题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是开成三年诗，则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为三年，误也。《宰相表》却载其三年十二月为中书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纪全失书，独《旧史》纪、传为是。

【译文】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三月二日，河南尹李待价将在洛水边举行除灾求福的祭祀大典，前一天去信给河南留守裴度。裴度第二天召集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在船上大摆宴会。从早晨直到晚上，玩水的玩水，奏乐的奏乐，赋诗的赋诗，饮酒的饮酒，远远望去，就像神仙一般，观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裴度先赋诗一首。余人接着唱和，白居易作了十二韵诗，献给与会诸人，现存于他的诗集中。现代的人写上巳诗，很少使用这个典故。我查《裴度传》得知他在这年被起用为河东节度使，开成三年因病请求调回洛阳。文宗上巳日在曲江也大宴群臣，裴度没有赴会，文宗写诗赐给他，使者才到大门口，裴度就死了。和上次的事正好相隔一年。但白居易又有一篇作品，题为《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是开成三年所作的诗，那么裴度是开



成四年三月才死的。《新唐书》认为是开成三年，无疑是搞错了。《宰相表》却记载裴度开成三年十二月担任中书令，四年三月病故。然而帝纪中却全无记载，只有旧唐书的纪和传记载正确。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自阳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楔”，“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绂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

【译文】

唐人最看重代表官吏身分品秩的服饰，所以杜甫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等诗句。白居易的诗中提到“银(白)绯(红)”的地方很多，其他七言诗如“大抵著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自阳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楔”，“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袍衣架上”。五言的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上



鱼虫的句子，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鸂鶒红绶绕身飞。”等等。

诗讖不然

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讖。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

【译文】

现实中的人，总是在事情未发生之前作出一些不祥的预测，这被称做讖。比如人会在富贵时说失意落魄的话，青春少年时想一些年老体衰时的事等等，敏感的诗人们往往认为这些都是讖语，认为这些话可以预示未来的吉凶。但是这些臆想中的诗作或者话语，不过是人的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想，根本不足为信。唐朝诗人白公（白居易）十八岁时，就曾在病中吟出一首绝句，其内容消极异常，显出对未来的深深的忧虑，此诗说“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但结果白居易却是活到了七十五岁。事实证明，讖语是不足信的。





随笔卷二

唐重牡丹

欧阳公《牡丹释名》云：“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罢了，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而《讽谕乐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绝道花之妖艳，至有“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语。又《寄微之百韵》诗云：“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与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诗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醉归盦屋》诗云：“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元微之有《人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亦有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徐凝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又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

【译文】

欧阳修所著的《牡丹释名》一书中说：“牡丹最初并不见于文字记载，唐人像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等，都善于咏花，当时只要有一种奇异的花出现，都要写入诗中，然而却没有写牡丹。只有刘禹锡有一首咏鱼朝恩宅中牡丹的诗，但也只不过说它一丛千朵罢了，并没有夸它美丽和奇异。”据我考查，白居易的诗集中有《白牡丹》一篇，共十四韵，又有《秦中吟》十篇，其中有